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壬戌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

竊英夷吧嗄嚦嘁唆嗎等於二十九日來通業經附片奏

聞在案嗣經臣派出隨帶各員接晤該夷據稱所有隊伍均駐河

西務不敢前進所求各款須面見

欽差方能陳說臣思吧嗄嚦等識分較卑本不應驟與接見惟事

務至緊亟應面為開導冀有轉機當即前往東嶽廟公所

與吧嗄嚦嘁唆嗎接晤除咸豐八年原定條約定無更改

外據該夷呈出在天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

臣等逐件駁詰該夷言尚馴順且查此八件內惟天津通

商一款。極有關繫。第係桂良等在天津業經允許之條。此時難於翻悔。臣等反覆籌商。詢如

聖諭。可許則許。不敢拘於成例。以請

旨往返稽延時日。轉致該夷疑慮。當即給與照會。俟額爾唫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此件照會。即係吧嗄禮等所擬。言詞尚為通順。因即繕給。至咈夷尚未前來。據吧嗄禮言稱。伊兩國所求。大致相同。諒不至過有疑難。致煩辯駁。查此次夷人忽欲捨津赴通。督帶隊伍前來。實屬兇狡。臣等疊次給與照會。推誠開導。其隊伍不復前進。併於天津

續增條欵外。並未別有要求。雖耆等與該夷自二十九日

申刻反覆辯論。至本日丑刻方散。而事機尚為順利。此皆

仰仗

皇上德威。使該夷得以早就範圍。應將辦理大概情形。先由六百

里加緊馳奏。仰慰

宸懷。並將給與該夷照會。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著授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

辦理條欵章程。

給暎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今日貴大臣○派委參贊大臣巘吧到通○將
貴大臣所有必要各節○層層轉達○本王大臣等○無所不知○
所云在通面議之間○彼此交閱各國
上諭等件○持為憑信一節○此實無不可○凡人據代問○此次定和以
後○何可保其永不能失議○本王大臣之權○非別位議和大
臣可比○所以可保之原委○是本國永不失信○又問貴大臣
來通○能否盡照前在天津○與桂中堂等○交閱條款定約畫
押後○將戊午年所定原約○進京互換一節○此本王大臣畫
亦允必行○惟本王大臣等○以上各節○無不應允○務望貴大

臣必以進通隨帶護衛弁兵。可以不動大軍。約照一千軍之數為便。其餘大兵劄營。亦當不抵張家灣。總於該鎮迆南五里以外之地駐劄。續約一得蓋印畫押。貴軍一兵不准寸進。早日退軍為荷。為此照會。

甯古塔副都統德楞額等奏。探得夷船駛入海口。撲擾津城。奴才等現辦山東軍務。雖在江北喫緊之際。然較之津通一帶。輕重懸殊。奴才德楞額病雖未見大痊。尚能支持督兵。現商令奴才哈勒洪阿督駐韓莊大營。奴才德楞額分帶一半兵勇計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遣。伏候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德楞額奏請分兵赴通助勦等語夷人占踞津城
並通州一帶防務喫緊自應厚集兵力以資攻勦既據德楞額
奏請赴通助勦即着統帶兵勇一千名馳赴通州軍營聽候僧
格林沁調遣

又

諭德楞額等奏自請帶兵赴通等語據稱探得夷船駛入海口現
在山東軍務雖當江北喫緊之際較之津通輕重懸殊商令哈
勒洪阿督駐韓莊德楞額分帶兵勇一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
遣山東韓莊一帶防務稍鬆已諭令德楞額准其帶兵赴通俟
該副都統到時着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大營可無須此項

馬隊。即令德楞額乜劄附近通州一帶。或繞截該夷前途。或抄擊該夷後路。由該大臣等自行酌量調派可也。正在寄諭間。據載垣等奏到夷情就範一摺。據稱載垣等在通。已與巴夏禮威妥嗎接晤。吉尚馴順。呈出在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惟天津通商一款。極有關繫。前桂良等業經允許。難於翻悔。當即給與照會。俟額爾金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步。該大臣等現既准額酋抵通。其照會內。有隨帶弁兵約照一千之數。其餘劄營。總在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外等語。着僧格林沁仍嚴兵以待。於額爾金來通時。除約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仍應攔

阻。該夷酋等跪請異常。頓首既隨帶弁兵千數來通。將來當酋

定議時。所帶弁兵。亦必照此數目。總須嚴密偵防。恐其人數眾

多。一發難制。尤恐吧嘎禮等貌為馴順中仍叵測。該大臣等辦

必能籌畫精詳。萬無一失也。

癸亥。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芳等接准軍機大臣

密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吧嘎禮。喴唆嗎。係該夷謀主。聞明常并暗隨在內。即着將各

該夷。及隨從人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若不能羈禁。吧嘎禮等

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所請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

不能允等因。欽此。旋即接到

批發努等具奏給與吧嘎禮照會摺件。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此次吧嘎禮等所請各條。極有關繫。努等因

該夷正在長驅直入。事勢緊急。不得已再給與照會。既經

欽奉寄

諭。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不能允。努等何敢違與畫押。該夷公

使頓囉嗲約須本日午後。方能到通。努等應再專摺請

旨。所有前奏各情。如蒙

聖恩允准。努等俟頓囉嗲到通後。即與蓋印畫押。儻係萬不可行。

并乞詳晰

批示○恭等即當知照僧格林沁○將頭哨全撤回○如肆狂悖○由僧格林沁○督兵開仗○恭等遵照前奉

硃諭即行回京○再此摺

批發後○能於本日申刻以前遞到通州○方於事機無誤○其該夷呈出在津所定各條○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帶兵進城一節○令其仍照與桂良商定英佛兩國○每國不得過四百人○現銀一節○換約後在津郡於兩月限內繳清○

載垣等又奏○該夷是日來通○言詞尚屬恭順○於天津所定各款外○並未別有要求○接見之時○僧格林沁遣國瑞前來○

瑞麟親自前來。晤中商酌。均謂可行。且琴等察看僧格林沁。如果竟須開仗。實係毫無把握。並距京甚近。實有投鼠忌器之慮。且一經開仗。不但目前撫局難成。此後更難著手。萬不得已。給與照會。以救燃眉之急。種種情形。不能不縷陳於

聖主之前。仍望明白

訓示。俾有遵循。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至咈夷前來。如有萬不能允之事。亦尚須開仗。不能稍涉遲就。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署陜西巡撫譚廷襄奏。竊照臣等奉

諭旨。飭調西安滿漢馬步官兵。前赴通州聽候調遣。當經臣托明阿甫次挑選馬隊二千三百名。臣譚廷襄先將潼關雒南商南各防所。原駐提標屬各兵一千五百餘員名。就近飭調。剋日分起取道赴直。並派提標屬及漢中延榆綏鎮標屬兵一千名。另咨護理督臣。於蘭州甯夏兩處派兵五百名。嗣又進

旨續行添調。改派河州鎮兵七百名。均經先後具奏在案。旋准固原提臣經文岱來咨。復於提標屬。續行添調兵五百名。統計先後共計步隊四千二百名。茲查西安馬隊二千三百

名。並商雒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七月十二。至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趲出陜境。漢中鎮總兵伊綿阿。隨後督帶漢中鎮。及提標兵共五百名。由省前進。業經臣諄廷義。先後咨會山西。直隸。各督撫一體照例供支。催令迅速行走。至延。榆。綏。河州。蘭州。寗夏。並隨調提標各兵。亦均具報自營起程。惟距西安或十餘站。及二十餘站不等。程途較遠。誠恐遲延。當再嚴催迎提。一俟來省。迅速前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托明阿等奏。西安馬隊二千三百名。並商

雄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七月十二。至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趲出陝境。此次馬步各隊。計已陸續可到。著即將續到之察哈爾馬隊後起官兵一千名。分撥勝保軍營。令於由通入京各要隘。酌量布置。以為該大臣等後路援應。現在該大臣等軍營兵共有若干名。及所調各省官兵已到營者。共有若干名。著將數目查明具奏。昨諭知僧格林沁等。噸哺唫來通時。除約定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者。仍應攔阻。本日據載垣奏。該夷業已就撫。噸首於本日午刻到通。恐其於准帶兵千名之外。仍有大隊。陸續到通。該處密邇京師。晨發午至。猝不及防。深為可慮。傳聞該大臣等兵已退紮八里橋。其由張

家灣至通一帶。雖有格綳額等馬隊在彼屯劄。恐官兵等知已

議和。未必認真攔阻。着該大臣等即行激勵眾兵。刻不忘戰。於

張家灣一帶。照舊嚴防。除准帶夷兵之外。如有陸續前進者。仍

遵前旨。嚴行截勦。毋稍顧慮。

直隸總督恒福奏。竊臣前以天津北路文報不通。奏明前

赴通州一帶。迎候

諭旨。於七月二十六日辰刻拜摺後。自津起程。於二十八日。在東

安縣途次。欽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臣於八月初一日寅刻。行抵通州迤南之新河

地方。由桂良等專弁齎到二十四日會奏一件。欽奉

硃批○知道了○桂良恒祺○着即赴通州候旨○並派員將
欽差關防○齎往載垣等行次○恒福着仍駐津郡○欽此○又軍機大臣
密寄恭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惶悚難名○昝奉到仍駐津郡之
命○正在束裝折回間○復於是日卯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上諭疊經密諭焦祐瀛等○集團懲賞○跟蹤追勦○為步步牽制之計○
恒福如已抵通○即着折回天津○會同辦理○如尚未回津○即着寬
患○會同焦祐瀛等○籌辦等因○欽此○昝當即遵
旨○迅速折回天津○一俟抵津後○會晤焦祐瀛等○應如何招募壯勇
激勵民團之處○公同妥速商辦○另行恭摺覆奏○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芬等。於七月二十九。八月初一。初二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諭旨三道。芬等。敬謹遵悉。又承准軍機大臣鈔寄。七月二十八日。

奉

硃諭。朕屢念兵艱。由內發銀二十萬兩書賞。欽此。芬當即恭錄傳知馬步各隊各營官兵。知開

命自

天。感激無地。芬等。率領兵丁。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所有各營應分

賞銀十二萬兩。自應迅速支領。惟戢和之局。尚未大定。業經曉諭

各兵。共沐

聖恩。擬稍遲數日。再行派員支領。至

欽差王大臣等。與吧㖟嚈等會晤。和議漸有端倪。該夷隊伍。准令在張家灣以南駐劄。夷酋至通時。隨帶弁兵一千之數。誠

如

聖諭。尤恐該夷貌爲馴順。其中仍有叵測。自應嚴兵以待。倍加防

範。至匋等原劄營張家灣東南。今既該夷在張家灣以南

五里駐兵。似係兵夷相連。難以防守。所有馬步官兵。現已移於張家灣西北駐劄。自八里橋至張家灣正西。連劄二十餘營。以扼赴通。及赴廣渠門道路。奴才僧格林沁現在通州張家灣通中距大道二里之郭家墳地方駐劄。奴才瑞麟在八里橋駐劄。並派格綳額等。督帶馬隊。在張家灣以南以東屯劄。儻該夷再肆狂悖。大隊前進。奴才等督兵攔截。必可得手。至勝保所帶官兵。擬請

飭令在定福莊一帶駐劄。毋許前進。以壯後路聲威。本日探報。該夷探馬午刻至安平。大隊現到河西務。俟續有夷情。再行

奏報。

硃批。知道了。

山東道御史瑞亨豫師奏。竊照邇來夷氛漸近。防勦一切機宜。亟應周備。臣等晝夜焦思。愧無裨補。謹就管見所及。酌擬八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請

駕旋宮。以昭慎重也。前因內外間浮議。恭讀

聖訓煌煌。仰見

皇上愛民保邦之至意。臣等曷勝寅感。惟念

國廷寬敞。兼無城郭拱衛。茲當警報頻傳。殊不足以昭慎重。

現在各城設立防兵。星羅碁布。較之似更嚴密。可否擬請
聖駕旋宮。則
天威生鎮。人心自必安定。而士氣愈形鼓舞矣。
一選將接應。以資迎剿也。夷人詭詐百出。每先以和誘我。暗施巧計。現在情形。勢必至於迎剿。惟僧格林沁後路接應。最關緊要。查有候補京堂勝保。久歷戎行。素稱敢戰。可否請
旨派令帶兵前往通州。會同瑞麟。作為僧格林沁後路接應。必可得手。其通州迤西。亦宜酌派曾經戰陣大員。帶兵防堵。庶聲勢聯絡。士氣奮揚。敵可不戰而退矣。

一逮調外兵以斷賊後也天津爲夷人所踞直達海口故
敢節節前進若我有兵襲其後路則彼孤軍深入勢難久
存擬請
旨簡調山東等省官兵酌派大員統帶繞道至天津會同焦佑瀛
等潛躡賊蹤夷人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當必立時驚
潰
一出示懸賞以散黨與也夷人陸地接仗全憑招集潮勇
並海口匪徒爲助然此種奸民無非貪利起見若我軍出
示曉以大義懸立賞格令其殺賊來歸即以首級多寡分
別優賞更擇能殺賊頭目者給予獎敘彼等原係內地窮

民。不難聞風倒戈。若潮勇一散。夷人陸戰。非其所長。自必

不敢前進矣。

一清查戶口。以肅地面也。凡賊抵城。必有奸細為之內應。

前蒙

特派大臣。辦理團防。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現聞外城編查保甲。五城會同外營。逐戶挨

稽。辦理尚屬周至。但思宵小蹤跡無定。外城查緊。必至逃

匿內城。而內城地面廣大。衚衕繁多。近來賭局煙館。在在

多有。最為匪徒隱匿之所。殊為可慮。可否請

旨飭令團防大臣。統籌全局。內城戶口。亦令編清冊。比照外城。會

同步軍統領衙門。一律嚴查。庶奸細無藏身之所。而內應
可絕矣。
一運米入城。以重民食也。查外城各倉。現在仍有存儲米
石。賊氛在邇。不可不思患豫防。應請
旨飭下戶部倉場衙門。剋即將秋季俸米勒限撥行開放。一面將
所餘米石。盡數運入內城倉廒。似於民食不無裨益。
一防範俄學。以慎機務也。俄羅斯官學。聞尚有俄夷居住。
據恐彼情叵測。似宜設法暗為稽察。庶軍情不致洩漏。
一嚴禁遷徙。以定眾志也。近以風鶴驚疑。商賈居民人等
漸有搬運他徙者。設或紛紛相效。必致人心搖動。應請

青飭令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除實有事務出都者外。毋得任意搬運什物出城。以上八條。礬等為慎重軍務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乙丑。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礬等。於初二日申刻。

接奉

批摺。凡暎夷所請各條。均蒙

聖恩允准。其入京換約。所帶兵數。不得過四百人。一層。儻該夷必欲多帶。礬等。業與瑞麟。商有辦法。本日巳刻。該夷吧嗄嚹

遞同咈夷巴士達美里登同帶四十餘人來至通州。賫書

仍於東嶽廟接見。據該夷吧哩禮。呈出照會。內有互換和

約時。所有該夷國書。須親呈

大皇帝御覽之語。督詰以二十九日接晤時。並無此說。何以忽生

枝節。並以咪夷俄夷國書。均未親遞。且

大皇帝接收該夷國書後。必有

璽書。亦應交來使帶回。呈遞等語。反覆開導。舌敝唇焦。而該夷堅

執如故。查此事關繫

國體。萬難允許。除該夷現求羊隻柴草等物。仍飭地方官支

應。不使藉口外。已知照僧格林沁。瑞麟。嚴兵以待。儻該夷

悔悟。不敢固執前說。臣等自應定期畫押。儻因此生心。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則該夷實屬叵測。臣等不敢泥於議撫。致誤戰局。即應由僧格林沁。瑞麟。督兵勦辦。臣等遵旨回京。至咈夷呈出所求八款。與暎夷大略相同。臣等業已給與照會。許照所請辦理。該夷照會條款。容續行鈔錄。並臣等給與照覆。恭呈

御覽。

載垣等又奏。臣等正在接見該夷間。疊據恒福。及天津縣姚煦。連到咨呈稟信。備述暎夷孟桂。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劫去。人情洶洶等語。當即詢問吧嗄嘽。據稱知有

此事。惟不肯認錯。書詞桀驁。實屬可惡。

載垣等又奏。奴才等。前奉寄

諭。知已令勝保。統帶精兵。撥劃由京入通要隘。查兵力不宜過分。

懷前敵不能得手。即後路難期振作。奴才等愚見。可否請

旨責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實力勦擊。並

飭巡防大臣另派精兵。仍交勝保統帶。以衛

京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載垣。穆蔭奏夷情恣肆。萬難允許一摺。該

夷巴夏禮等。已帶四十餘人抵通州。呈出照會。有互換和約時。

須將該夷國書親呈御覽之語。經載垣等再三駁詰。堅執如故。

此係該夷狡詐。故生枝節。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設或不能。只宜按照咊俄兩國之例。將國書賫至京師交欽差大臣呈進。俟接收後。給與璽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國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之決戰。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即著該王大臣。一面趕緊知照僧格林沁等。督兵勦辦。該王大臣即一面回京。毋得泥於議撫。致誤戰局。至該夷劫去天津府知府石贊清一節。該王大臣可即行文知照額酋。此係中國最得民心之官。猝被羅國羈留。士民憤恨異常。洶洶欲鬬。中國亦斷難禁止。現當兩國互換和

約之時。豈宜有此。務令盂姓夷酋。迅速以禮送還。以全和好而
緝事變。該王大臣與夷人約定各條。務須於在通時與之定準。
切不可有俟到京後。再行商酌之語。夷情狡執。言詞務須斬截。
以昭中國信義。勿得稍有游移。是為至要。

又

諭載垣穆蔭奏夷情恣肆。萬難允許情形一摺。據稱。暎夷所請各
條。已經允許。該夷巴嗄嚏。復邀同咈夷巴吐䢖暎哩噔未通。呈
出照會。內有換約時。所有該國夷書。須親呈御覽之語。雖經載
垣等。反覆開導。而該夷堅執如故。此條萬難允許。已知照僧格
林沁等。嚴兵以待等語。似此夷情狡展。又復忽生枝節。殊屬可

恐。如載垣等再加開導。該夷能悔悟不執前說。自不值因此決裂。已諭令該大臣等如果夷酋能遵天朝禮節。拜跪呈遞國書。自屬可行。否即仍懇援照咪夷米京呈遞國書之例辦理。誠恐夷情多生枝節。並無就撫之心。如因此條不允。仍帶夷兵逼張家灣。着僧格林沁等即行痛勦。不必再為顧惜撫局。該大臣等務嚴兵以待。毋致倉猝。或失事機。本日據載垣等呈遞恆福咨文。內稱該夷因聞大兵欲抄其後路。將天津府石贊清刼留營中不放。士民憤恨異常。洶洶欲鬬。有不容並立之心。已諭載垣等給與該夷照會。令其迅即放回。並諭恆福等密為布置。儻該夷始終桀驁。一聞張家灣開仗之信。即令民團進攻。該夷前後

受敵。諒難脫逃。昨有旨令勝保帶兵剿定福莊。茲據載垣等奏兵力不可過分。請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等語。著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尚需厚集兵力。即飭勝保所帶全軍。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勦擊。或於所帶之兵。酌量分調若干前往。若前敵之兵。已敷攔勦。勝保一軍。仍令剿定福莊。以為後路。該大臣等軍營。現共有兵若干名。及所調各省官兵已到營者共若干名。前經諭令查明數目具奏。務於即日逐查迅速奏聞可也。

又

諭本日載垣等奏。暎夷孟姓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劫去。當

即詢問吧嗄嘩。據稱知有此事。惟不肯認錯。言詞桀驁。實屬可惡。並據恒福咨載垣等文內。有士民憤恨異常。洶洶欲鬬。有不容並立之心等語。石贊清蒞任四年。為士民所愛戴。今被該夷恃強刼去。實堪憤恨。已諭載垣等。給與該夷照會。令其迅速放還。以敦和好。著恒福等。一面飭令該處士民。向該夷酋孟娃索取。務令以禮送還。儻該夷不服理諭。仍將石贊清扣留不放。則眾怒難犯。勢必激而與戰。現在㖥酋吧嗄嘩。咈酋吧吐嗹噗哩登等。在通與載垣等相見。又復另生枝節。欲求面遞國書。載垣等再三開導。堅執如故。夷情恣肆。恐撫局終成決裂。本日復諭令僧格林沁等。嚴兵以待。儻該夷一過張家灣寸步。即督兵迎

截。痛加勦戮矣。恒福等來此。津民憤怒之時。應即迅遵前諭。廣集民團。多方激勵。一聞張家灣開仗。即令津郡民團。截其後路。痛加勦洗。以洩眾憤。並出示曉諭津民。有能斬馘兵頭。誅其醜類者。即加以重賞。並許以破格優獎。如能奪其輜重。焚其船隻者。所得資財。悉准立功人自行運取。仍予重賞。並設法招回被脅難民。以利餌誘潮勇來歸。使該夷自相疑貳。俾黨與漸孤。於勦辦事宜。自有裨益。其武清靜海民團。務令追勦跟蹤。牽制該夷北犯。俾該夷後路有所顧忌。是為至要。該夷心懷叵測。僅撫局既不能成。朕惟有立意與之決戰。恒福等務宜豫辦民團。整旅以待。毋得顧惜撫局。因循坐誤。自失機宜。並著焦祐瀛張之

爲陳鴻翊等將現在如何情形即行馳奏
載垣等又奏竊咦夷吧嗄嚏等昨日到通堅欲親遞國書
開導不服等情業經臣等於本日丑刻具奏辰刻夷酋吧
嗄嚏復到臣等行寓欲知照僧格林沁將張家灣之兵撤
退情詞尤為桀驁詢以國書之事則堅稱仍欲親遞臣等
復加嚴詰該夷惟稱不遞國書即是中國不願和好掉頭
不顧驟焉遠去臣等以該夷狂悖至此撫局斷無可議當
即知照僧格林沁將該夷截拏頃接探報知吧嗄嚏業已
就擒大兵亦已開仗獲勝臣等星已函致恒福焦佑瀛等
激勵民團截其後路該夷吧嗄嚏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

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勦辦。諒可必操勝算。

琴等暫赴瑞麟軍營。會商後路堵勦事宜。即行回京。

諭內閣。朕撫馭寰海。一視同仁。外洋諸國。互市通商。原所不禁。暎咭唎。咈囒哂。與中國和好有年。久無釁隙。咸豐七年冬間。在廣東遽啟兵端。闖入我城池。褻擄我官吏。朕猶以為總督葉名琛剛愎自用。召釁有由。未即興問罪之師也。八年間。夷酋額爾金等赴愬天津。當諭總督譚廷襄。前往查辦。該夷乃乘我不備。攻踞礮臺。直抵津門。朕恐荼毒生靈。不與深較。復命大學士桂良等。往與面議。息事罷兵。因所請條約。多有要挾。復令桂良等馳往上海。商定稅則。再將所立條約。講求明允。以為信據。詎夷酋

嗜嗜唽等桀驁不馴。復於八年。駕駛兵船。直抵大沽。燬我防具。經統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鋤勦。始行退去。此由該夷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首額哷金噶囉等。復來海口。我中國不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換約。不意該夷竟包藏禍心。夷帶領車馬步各隊。抄我大沽礮臺後路。我兵撤退後。復至天津。因思桂良等係前年在津原議之人。又令馳往。與之理諭。猶冀該夷等稍知禮義。但使所求尚可允准。亦必予以優容。豈意頓喃喳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費。添增口岸。陳兵擁眾。入我郊畿。兇狡情形。至於斯極。爰令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前往再三開導。並命將所請各條。妥為商辦。逆夷猶敢

逞兇。帶領夷兵。逼近通州。稱欲帶兵入見。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現在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捦斬著名夷酋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敵愾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至該夷所擄閩廣等處內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來歸。或斬夷首來獻。朕亦必予以厚賞。至該夷去國萬里。

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悪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絕其貿易。其餘恭順各國。令其各安生理。經此次剴切明諭。該夷儻能醒悟。悔罪輸誠。所有從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寬大之仁。如尚執迷不悟。滅理橫行。我將士民團等惟有盡力殲除。務必全殄醜類。其毋後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載垣。穆蔭奏。英夷劫去津守石贊清。並欲親遞國書各節。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恆福。激勵民團。整旅以待矣。茲又據載垣。穆蔭。參吧嗄嚧。堅欲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該王大臣與之剖辯。掉頭不顧。驟馬逃去。該王大臣因其

狂悖已甚。立即知照僧格林沁與之開仗。大兵獲勝。吧嗄哩業已就擒。各夷語。吧酋善於用兵。現在就獲。夷心必亂。若更以民團截其後路。可望一鼓殲除。著恆福即會同焦祐瀛等。秉此聲威。激勵團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其津通一帶。沿途各民團。有能殺賊立功者。一體號召。協助官軍。並懸重賞。鼓勵眾心。聞津郡紳士張錦文等。暗中早有布置。此時前路業經得有勝仗。機不可失。著即飭令該紳士等。督率團勇。明攻暗襲。必可同膺懋賞。該夷兼顧後路。必不敢長驅而前。全在恆福等。迅即調度。勿誤事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奴才等前因

欽差大臣與吧嗄哩等會晤所議和約漸有就緒並准令在張家灣五里之外駐兵等情奴才等當飭馬步官兵移張家灣以俟以期和議有成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本月初三日吧嗄哩等復又來通前議各條雖無增改惟夷酋進京時須帶兵千名並欲在

大皇帝前親遞國書經載垣等再三開導該夷堅執不允言語之間已經決裂奴才當即連夜撤兵仍往張家灣以南扼守初四日載垣等派恆祺前往馬頭面見夷酋行至張家灣以南即見該夷結隊前進詢知夷酋尚在河西務恆祺即已折回奴才僧格林沁面飭恆祺令其回稟

欽差王大臣事已決裂。應將巴夏禮等羈留在通。維時巴夏禮等
已行至大隊不遠。因搶礮聲緊。後又折回通州。向載垣等
查詢。因何用兵。言畢馳馬而回。當經馬隊官兵拏獲解往
通州。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經我兵搶礮齊
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大箭數百枝齊發。馬
匹驚駭回奔。衝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退後。奴才等現
在督帶官兵退守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並知會載垣等
迅即回京。即將巴夏禮等。一併押解進京。奴才等趕緊再振
軍心。儻該夷由通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拚。俟該夷
到通後。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隊來撲。我軍退守八里橋一摺。僧格林沁現扼八里橋截夷兵前進之路。諒能振起軍心。來賊喘息未定之時。務須設法更番搦戰。使其不得休息。恐該夷調齊大隊。轉來撲犯。致落後手。尤須防其抄襲後路。或由通州城內衝出。撲我八里橋之後。取道北犯。勝保之兵。應令劄于家衛。以備截擊來京要路。其所帶僅止步隊。現有察哈爾馬隊一千名。如其老弱不堪衝突。即可將其兵丁守營。另選精兵。用其馬匹。以利馳逐。事機萬緊。著僧格林沁。瑞麟。會同勝保。妥籌戰勝機宜。務期一鼓作氣。同心勠力。迅挫兇鋒。實殷厚望。該夷所恃火器猛烈。總須以奇兵抄襲。挫其前鋒。能為搶刀手等短兵相

接。則可操勝算矣。

丙寅。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奴才前因查探金州海口。尚有夷船八隻。內有三隻。去來無定。形跡詭祕。當經遵

旨嚴飭將弁。慎密巡防。於七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准金州副都統奇。據旗民地方官詳報。大孤山原泊大輪夷船八隻內。於本月十二日駛去三隻。又於十五日駛回二隻。茲復疊據咨報。十八。十九。二十等日。續到大輪夷船三十隻。連前共計三十七隻。均在大孤山灣內停泊。該夷登岸卸下餧馬草料燒柴等物。餘無別情。先後馳報前來。奴才伏查

自六月二十八日以後。迄今將及一月。並未接准天津

欽差大營並直隸督臣文報。不知津沽夷務究竟如何辦理。晝夜焦思。時深懸盼。乃該夷於金州大孤山海口。前既留船八隻。內有三隻忽去忽來。已屬形跡可疑。今復連檣而至。又有三十七隻之多。且於岸上卸草料薪柴等物。似為養馬駐兵之計。更恐借端尋隙。深入滋擾。夷情叵測。尤不可不加意隄防。而戰撫之局。尚難臆度。第現惟仍遵前

旨。密飭濱海將防兵弁作鄉勇。照常設伏。不動聲色。一體嚴防。即使該夷大隊登岸。仍應鎮靜以逸待勞。儻敢涉險深入。再於扼要處所。相機堵截。總不令釁自我生。使其無可藉口。

仍飭該旗民地方官嚴拏奸匪。嚴斷接濟。務清內患。以杜

亂萌。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奏。金州復到夷船多隻。仍飭濱海嚴防一摺。我兵自撤退大沽礮臺後。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至通。節節逼進。所請各條。已皆允許。該夷必欲將該國夷書。親呈御覽。堅欲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狂悖殊甚。撫局已形決裂。業經僧格林沁開仗獲勝。大營現劄八里橋。阻截夷兵前進。據該將軍奏。金州復到夷船三十餘隻。夷情叵測。不可不防。且恐該夷不得逞志於通。必將復擾及沿海地方。肆其驕橫。所有金州續到夷船。如敢登岸藉端尋隙。即著玉明督飭在防兵丁。相機堵剿。

慣該夷深伏不動即派為防範不必挑釁並密拏奸匪嚴斷接濟以清內患至山東登州一帶夷船尚未盡撤着文煜飭令防守官弁加意嚴防如該夷敢與尋釁亦即撥兵迎擊勿誤事機

吉林將軍景綸署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拏等於七月二十六日午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嘆咈兩國夷人屯集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津城密邇京師自應亟籌捍衛等因欽此拏等查吉林餘丁獵戶盡屬旗丁即與西丹蘇拉無異而農民之中並無獵戶等情曾於八年十二月進

旨查明覆奏在案計自軍興征調以來凡充當跟役者多係旗丁

網羅屢次選拔。西丹從軍。統計不下數千名。現在所剩無
多。率皆技藝平庸。將敷幫補兵丁充差。實難令其用武。是
獵戶既無可挑。而餘丁亦屬寥寥。奴才等不勝焦灼之至。伏
思通州一帶。防務吃緊。亟應移緩就急。以資捍衛。遂由吉
林。烏拉。伊通。伯都訥。雙城堡等處。留備策應海防兵丁內
擇其技藝嫺熟之官兵五百名。餘丁五百名。共湊一千名。
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遴選曾歷戎行得力之寧古塔
花翎協領祿昌。吉林協領銜花翎佐領常奎。烏拉藍翎佐
領阿克東阿。拉林花翎佐領達春等四員。委為營總。吉林
世管佐領奎陞等二十員。委為參領。本擬不分起數。星馳

前進○惟因距省道里遠近不一○前途車馬飯食等項○趕辦

不及○且吉林征兵○向由威遠堡邊門道經

盛京進關○從無由草地行走○自應仍舊○以免紆遠反遲○所有

官兵分為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分作五扎蘭○每扎蘭揀

委防禦驍騎校委官各一員○每起委筆帖式二員○配齊軍

火器械○內有撞槍二百桿○以利適用○頭起定於八月初四

日起程○間日前進○不准片刻遲延○星速趕赴通州軍營聽

候調遣○其該官兵等應需整裝銀兩○部議不准開銷○仍借

本身俸餉○惟餘丁一項○本無領款○素嘗寒難○而行裝等項○

在所必需○弩等○擬由庫存壓租項下○每名發給整裝銀二

十吊。嗣後每月照章各支養贍家屬錢三吊。俾有補缺明
文。即行截止。第該官兵餘丁。均無馬匹。吉林人非產馬之
區。一時無處購買。應否撥給。恭候
欽定。除前途應用公館飯食車馬等項。仍援案咨照各衙門。飭屬
一體備辦。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等奏挑派兵丁。遴員管帶赴通。惟該官兵
餘丁。均無馬匹。應否撥給等語。現在夷情決裂。竄踞通州一帶。
張家灣業經開仗。僧格林沁駐劄八里橋。籌辦防勦。著景淳等
即將挑出之兵一千名。催令管帶員弁。星速趕赴通州以西八
里橋軍營。聽候調遣。大凌河等處馬匹。不堪乘騎。僧格林沁軍

營。現有馬匹。足數撥給。務須迅速起程。毋得因等馬匹。致有遲誤。是為至要。行裝等項。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前據托明阿奏。派馬隊官兵。交烏蘭都督帶赴通。續據奏報兩次派撥馬步隊。業於七月十二日。全數出境。想不日可以抵通矣。惟夷情恣肆。撫局已形決裂。僧格林沁。業經開仗獲勝。現在夷人不時來撲。僧格林沁。現劄八里橋。勝保。現劄于家衛。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進。必須厚集兵力。方可無虞。著烏蘭都。迅即統帶所部馬隊官兵二千三百名。星夜趲行。前赴通州以西八里橋地方。聽候僧格林沁等調撥。毋稍遲延。

人

諭僧格林沁。自退到八里橋之後。日來與該夷是否又經見仗。未據奏報。實深廑念。擎獲奸細。據供逆夷用兵。馬隊在前。步卒在後。臨陣則馬隊分張兩翼。步卒分三層前進。前層跽地。中層微俯。後層屹立。前層先行開放。中層繼之。後層又繼之。我軍若迎頭轟擊。馬匹一經受傷。必然驚潰。惟有斜抄横擊。轟斃必多等語。夷情兇悍。深知兵法。是在該大臣詳審度形勢。妥籌應敵。以操必勝之權。朕思該夷所以遲遲而進。因知我有備。故不敢直前。但恐情急。仍不免前來衝突。若僅用正兵與之相角。恐夷人詭譎。不足以盡其變。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南。前敵馬步

數百。盤踞郭家墳一帶。此時惟有派馬步勁旅三千。晩至馬頭一帶。以牽其後。彼進則我進。彼退則我退。使之懷疑。不敢北趨。然後大兵分三路擊之。一挫其鋒。自應立阻。並用暗襲之法。於夜間更番出擊。使其自相驚擾。夷性多疑。軍心一亂。勦辦自易得手。軍情變幻靡常。總在出奇制勝。著該大臣等斟酌事機。妥為布置。以奏膚功。實深盼。如有捦獲夷人。即於軍前正法。不必解京。以免該夷藉口。前明降諭旨。有斬殺夷首焚捦船隻者。分別懸以賞格。著僧格林沁等再行宣布。鼓勵人心。果有斬馘來獻者。即如數予以賞項。毋稍吝惜。以圖敵愾同仇。是為至要。

丁卯。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

道御史陳鴻翊奏。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二日。先後接奉兩次

諭旨。令臣等即行招集民團。迅速舉辦。並懸賞殺賊。如一聞馬頭開仗。即行進擊等因。欽此。臣焦祐瀛。臣張之萬。因餉銀在靜海於二十五日駐劄該縣。臣陳鴻翊於二十八日趕到。二十九日收到餉銀三萬兩。遂密派親信之人。廣為招集。先將募津勇五百名。以查拏土匪為名。令其分赴北路附近楊村一帶。探有馬頭開仗消息。即行進擊。或焚其輜重。或乘夜暗襲。一有斬獲。即予重賞。以作士氣。臣等仍於靜海縣一帶。雇募壯勇。分起陸續前進。現在勇丁多係倉卒應

甚。只能攜帶短兵。並無大砲。又無號衣鍋帳等件。惟有令
其伏於四路。遇有可乘之機。奮力襲擊。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焦祐瀛等奏招集壯勇。馳往揚村。密為布置一摺。
所辦尚妥。現在夷情決裂。僧格林沁等已於張家灣開仗。斬獲
多名。又派令勝保統帶精兵。為通州大營後路。足壯聲援。夷性
多疑。必須令其兼顧不遑。自不敢再圖前進。本月初四日。兩次
由六百里加緊諭令恆福會同黃少卿等激勵團勇。一湧而前。
並密約津郡紳士等。明攻暗襲。此旨是否業經接到。如何辦理。
即著迅速馳奏。焦祐瀛等到津多日。只招勇五百名。未免單弱。

着於靜海等處地方。分投招募。滄州民風。素稱強悍。亦可廣為激勵。以期得力。現雖倉卒應募。亦無大器。若令於要路埋伏。暗中截殺。或乘間奪其輜重。或搗虛襲其營壘。或於險隘多設旌旗。或於黑夜亂鳴金鼓。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逆夷人數不多。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不數日即當潛遁。然後尾追抄擊。必獲大勝。初四日明發諭旨一道。並著鈔給閱看。即可出示宣布。以振人心。該夷膽敢舉兵北犯。已屬罪大惡極。撫局業已無成。不必再生顧忌。該少卿等務即竭力辦理。使該夷回顧。不敢肆意北來。是為至要。

廣東巡撫耆齡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六日

奏

上諭本日據耆齡奏粵海關徵收稅銀等因。欽此。又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耆齡奏報。粵海關稅數目。內稱咈囒哂夷人。陸續提去

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等因。欽此。正在派員查詢間。適粵

司伊霽。因公前來韶郡。督即詳細密屬該司。馳回省城面

見督臣勞崇光。逐一詢明稟覆。並妥為商辦去後。茲據該

司開單稟覆前來。查咈囒哂夷人。提用關稅。作抵應補兵

費一節。督臣勞崇光覆稱。天津原議。應給該國銀二百萬

兩。分六年給發。每年應給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屢

經該夷向前撫臣及粵海關監督催取均以未接
欽差大臣明文回覆上年五月二十三日咈夷由上海向大學士
桂良等求得印文二件一咨前署撫臣畢承昭一咨前粵
海關監督恆祺內稱咈國公使來文單費二百萬首次應
始於今年查與天津條約相符現在首次交銀之期移咨
設法辦理等因畢承昭恆祺祇可允其陸續交給勞崇光
不能挽回屢以經費艱難與商展緩而該夷堅執不允此
項銀兩陸續交給至本年三月始將三十三萬餘兩交清
皆由粵海關發給人提用關稅填築河面地基一節勞崇
光覆稱據前任廣東藩司畢承昭稟咸豐九年四月該司

署理巡撫任內。唉咭唎夷酋吧嗄禮。咈囒哂夷酋馬殿郡邀請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粵海關監督恒祺。及該司。並委辦洋務紳士伍崇曜。俞文詔。梁綸樞。易景蘭。會同至巡撫衙署。吧嗄禮面稱。外國人租住十三行地方。不敷棲止。按照和約。揀擇合意地基。以便商人居住。查有城外土名西濠。及河南兩處。擬即擇定一處。興工建造。該司與各官紳因兩處均有窒礙。逮即回覆。嗣接吧嗄禮等照會。以西濠民產居多。不欲勉強。惟填平河面。共約須銀二十六萬數千元。在應補兩國軍需項內。照數扣抵。請飭匠開工等語。該夷自入城。各擁重兵。難與力爭。當令交納租銀。據吧嗄

糟面允照辦。並取有該夷照會存案。迨勞崇光到任。無可
如何。嗣因匠人不肯承辦。續又加增工費。及寮民搬家費
共銀二萬八千一百元。截至本年五月十八日止。共給過
銀二十二萬六千三百元。議定於六百萬兩之內扣除。斷
無他議。又每月給發夷兵防城經費一節。勞崇光覆稱。上
年該夷詰此議時。再三駁斥不允。嗣該夷向勞崇光。及粵
海關監督吮請不休。勞崇光乃邀同廣州將軍。粵海關監
督。及各紳士。一同在巡撫署內面議。該夷辯論支離。舉其
口氣。意將於各國領事手中。截扣海關之稅。勞崇光恐其
將關稅全行截扣。不得已權宜准其照辦。每月給銀四千

數百元不等。擬俟該夷退出省城時。於六百萬兩扣除。儘該夷不允。已曾與紳商密議。公捐彌補。斷不敢開銷部項等語。參伏查以上三款內。補還佛夷兵費。及英佛兩夷填築河面地基工費。均倡議於前署撫臣畢承昭任內。督臣勞崇光到任。未能挽回。發給夷兵防城經費。係勞崇光任內允給。若論和議未成。何能先給應還之項。至防城兵費。尤與籍寇兵齎盜糧無異。豈能悉如所欲。本可以理駁回。然如在省各官。既處城中。被其牢籠挾制。不得不事事曲從。以致苟且相安。而該夷恃為得計。因我之財。加以充養兵造作之資。挾我之法令。以為懾服紳民之具。即如將

單穆克德訥業已奏准入部

陛見。乃夷酋吧嘎禮。誠恐失恃。遂囑令督臣暫留。各夷目屢次前往各鄉。及近省各縣窺探。均令督臣派委員弁同往。名為遊觀山水。實則查看民團。蓋恐勞聯絡團丁。攻取省會也。吧嘎禮前次本欲來見勞。以遂其要挾伎倆。嗣探知北江水淺。大輪船不能上駛。始行中止。究彼貪頑。心殊叵測。必須設法自強。力圖補救。勞於各屬築堡團練。業已疊次舉行。前於佛山鎮築城。以收利權。並將海關稅銀。提存該鎮。以昭慎重。原欲借抽收該鎮釐金。以濟城工鉅款。佛鎮抽釐。從前辦理不善。以致格礙難行。然猶可另議章程。妥為

開導乃近來復經督臣委員往辦亦無成議而止粵民本屬刁悍成風今佛鎮抽釐業經屢不遵辦勢將視抗官為故常今督委員往辦非大費周章難期集事釐金既不能即日抽取城垣即難興工若將關稅銀兩久存該處誠如

聖諭仍不足以昭慎重其較佛山稍遠之從化花縣等處均屬彈丸小邑該夷曾經屢次前往亦非穩便惟惠州府城垣堅固距省三百餘里遠近適中河道淺狹該夷火輪船不能駛到督撫俟北江軍務辦理就緒即移駐惠州府將粵海關稅銀提存該郡較為妥協已飭臬司伊霖密屬監督毓清隨時提撥稅銀暫存佛鎮並恭錄部咨欽奉

諭旨。密咨該監督並督臣遵照。將朱勞一到惠郡。即將銀兩提往。以免疏失。一面遴委幹員。前赴佛山鎮。將抽釐募勇為保衛地方情由。詳晰開導。寬其時日。務俾家喻戶曉。眾心悅服樂輸。即可鳩工趕辦。以資捍衛而收利權。至夷商欲求息兵。以利貿易。已非一日。伍崇曜亦經從中維持。據勞崇光覆稱。五月有夷酋嘲噹。由伊本國來至香港。各夷商力勸赴省。與勞崇光相見。該酋不允。眾商又勸令赴上海。與薛煥和衷熟商。該酋亦不允。聲稱必須往天津。見大學士桂良。彭蘊章。即起碇而去。夷酋吧嗄嘩亦於六月初二日。由粵起程。前往天津。現在省城夷兵約千餘人。防守

大北門礮臺及各城門均換黑夷兵頭亦多更換仍飭

臬司伊霖督同代理廣州府李福泰令伍崇曜與夷商妥

商辦理俟有端倪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英咈二夷連檣北來攻奪大沽礮臺占踞津郡多方要挾疊經特派欽差大臣往議撫局以示寬大該夷得步進步要求無厭勢難遷就現在業於張家灣通州一帶開仗撫局已形決裂本日據耆齡奏查明粵海關提補咈夷兵費並嘆咈二夷填築地基及防城兵費各欵該夷雖兵踞城挾制官吏尚欲因我之財加以充養兵遣作之資實屬異常狡詐目下和議不成惟有與之決戰此項防城兵費何能再為應給著耆齡即

知照勞崇光。向夷商駁斥。即行停止。毋詹盜釁。至該夷欲求息兵。以利貿易。正可乘機利導。以離其心。著勞崇光等密飭伍崇曜。及華商等。向夷商開導。告以該夷恃強貪黷。苛求不已。以致激起兵端。現已明降諭旨。命通商各口。閉關絕好。停其貿易。爾輩衣食之源。從此斷絕。甚為可憫。爾輩若能同心。寄信向頭首理諭。令其罷兵息事。退出津城。大皇帝仁德如天。不究既往。自可仍准照舊通商。以修和好。爾輩仍收無窮之利。豈不甚善。如此辦理。或可藉以轉圜。以收弭兵之效。廣東省城。現在夷兵不多。是否可以乘機收復。著耆齡與勞崇光。密為籌辦。該撫擬改駐惠州。去省較近。諸事可就近商酌。其佛山抽釐一事。仍著妥

為勸導。俾眾心樂從。毋令滋事。

戊辰。

硃諭恭親王。現在撫局難成。人所共曉。派汝出名。與該夷照會。不過暫緩一步。將來任返面商。自有恆祺。藍蔚雯等。汝不值與該酋見面。若撫仍不成。即在軍營後路督勅。若實在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

諭內閣。載垣穆蔭辦理和局不善。著撤去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著授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該夷於初六日未刻。馬隊數百名。直奔咸戶莊而來。當經馬步官兵。立時擊退。初七

日已刻。該夷馬步大隊。蜂擁而來。分為五股。撲犯八里橋咸戶莊等處。弩當即督兵進剿。鏖戰兩時之久。斃賊甚衆。官兵傷亡不少。該夷抵死不退。正在相持之際。忽有一隊向于家衛分撲。勢將欲抄弩後路。雖有策應兵。惟恐不能敵。當即一面抵敵。一面緩緩撤退。該夷仍向前進。經成保督帶哲里木盟左翼馬隊官兵。奮力衝突。復又斃賊多名。該夷始行劄定。弩現在皇木廠劄定隊伍。以期與城上官兵合力一戰。該夷現在于家衛。咸戶莊一帶占踞。一二日內必結隊前來。查賊隊不過五六千名。所恃者礮火猛烈。團結死黨。無論如何攻擊。致死不退。弩惟有竭盡心力。加以

周截剿。現惟嚴防

京師。是為至要。奕經已商令綿勳等。將所帶官兵。分劄各門關

隘。以壯聲威。藉資策應。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奕經獲奸細。據供夷人用兵形勢。當經密諭該

大臣等。妥籌布置。並令派撥馬步勁旅三千。繞出馬頭一帶。明

攻暗襲。使之驚疑不定。然後分路衝擊。諒已遵諭辦理矣。本日

據載垣等。呈遞僧格林沁信函。始知該大臣已經給與該夷照

會。如願議和。令赴通州南門外駐劄。聽候換約。此舉未免失之

孟浪。此次夷人來遞照會。語雖狂悖。無非探聽吧嗄禮信息。該

州已經覆給照會。是為正辦。該大臣即欲罷兵息事。亦應迅速
奏明。命載垣等給與照會。方合辦法。該大臣係主戰之人。豈可
輕給議撫照會。致令該夷輕視。更恐慢我軍心。且通州為倉儲
重地。若令該夷盤踞。適以齎盜糧。朕再三熟思。此舉未盡妥善。
但該大臣業經給與照會。若再與之反覆。未免失信於外夷。看
其照覆如何。再行相機辦理。如該夷仍復桀驁。即着僧格林沁
會同瑞麟勝保等軍。與之決戰。如該夷仍欲求和。即着迅速具
奏。候朕定奪。其屯兵之處。總以仍在張家灣以南為善。如該夷
並不照覆。即行進兵。或一面照覆。一面前進。即着僧格林沁等
督兵截擊。斷不容其屯踞通州。令我益無把握。夷人與我相持

數日。諒必在彼密為布置。我軍亦不可坐視以待。着即力振軍威。奮興士氣。並仍遵前旨派撥勁兵。繞出其後。使其進退兩難。屈而求和。與撫局方有裨益。勝保處兵力不敷。即酌量派撥得力兵將。交其統帶。毋得各持意見。致誤事機。是為至要。

又

諭。昨因夷匪盤踞郭家墳一帶。當諭令勝保會同僧格林沁等。派撥勁旅。繞出賊後。以牽其勢。諒僧格林沁等接奉此旨後。已遵諭辦理矣。現在巴酋就擒。夷膽已落。正宜乘勢攻勦。如再觀望。恐該夷大隊前來。益覺費手。且該夷前隊。已在通州之南。距京密邇。必須有兵牽制。始能阻其前進。着勝保即行遵奉前旨派

員統帶馬步隊各千餘名。馬隊由南路繞出馬頭一帶。彼進亦進。彼退亦退。有機可乘。即行抄擊。步隊由北路繞出夷營附近之處。進為聲勢。夜間施放槍礮。或舉號火以惑其心。使夷人徹夜不能安眠。儻欲進來。則有河阻隔。兵心亦壯。如兵力不敷。可向僧格林沁商撥。本日並諭知僧格林沁瑞麟遵辦矣。正在寄諭間。據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函。業已覽悉。所請委員薪水。着歸瑞麟糧臺支領。至嚴守通州。復派馬隊截勦之處。即着責成瑞麟勝保嚴兵以禦。若該夷並無覆僧格林沁照會。即行督兵前進。惟有與之決戰耳。

人

諭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函。知前路接仗失利。大營退駐八里橋。勝保已受重傷。撫局難成。載垣。穆蔭辦理不善。已撤去欽差大臣。現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督辦和局。本日明發諭旨一道。僧格林沁。即宣示夷人。並豎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撫。恭親王奕訢。不便與夷人相見。俟其派委議撫之人。或恆祺。或藍蔚雯到後再與面議。該大臣等。仍當嚴陣以待。堵其北犯。務須阻遏兇鋒。以顧大局。是為至要。發去照會二件。即派員持交英咈二酋可也。

欽差大臣恭親王。爲照會事。現因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辦理不善。已革

旨撤去欽差大臣。本親王奉
命授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即派恆祺。藍蔚雯。前往面議
和局。貴大臣暫息干戈。以敦和好。為此照會。

給咲咭唎咈囒哂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一介武夫。不學無文。然忠君愛民。尚
堪自許。而天下士庶紳商。共知我心。八年之役。原係大學
士桂等與貴大臣議妥條款。定於九年換約。
大皇帝原無更改。雖時因我海面不靖。是以設防。但係防中國之
海盜。並非攔阻貴國換約。本爵出都之時。面奉
諭旨。英咈二國。既經和好。遇事無不可商辦。船隻到來。可告以由

北塘進京。公使到和。知我國多事之秋。且係和好無嫌。必肯由北塘行走。不料貴國公使。未能此意。堅執不從。必欲船進大沽。商酌未定。即向我決裂。是九年之役。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不待再辯。本年貴大臣之來。中國仍欲以禮相待。乃貴大臣一味恃强。不容商辦。兵隊由海口天津。以至河西務一帶。本爵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節節退讓。並未抄襲。在貴大臣亦當知足。亦當滿意。且亦極為體面。至我兩國原無深讐大恨。無論如何用兵。終歸和好。至貴國所不甘者。無非前者總督大吏。辦理不善。以至下情不能上達。設使當日本爵與貴國公使辦

理此事。斷不使中間稍有閡塞。然已往之事。亦不必論。前

因大學士桂。未能仰體

聖意。是以

大皇帝特派怡親王載。軍機大臣穆。出京與貴大臣商辦換約事

宜。至怡親王之為人。公忠體國。信義自勵。人品學業出於

本爵之上。與貴國巴通事會晤二次。相談甚洽。至本爵大

兵。原在張家灣以南駐劄。怡親王與巴通事議定貴國駐

兵張家灣以南。商准本爵。移兵於張家灣以北。業經怡親

王。給與貴國照會。兩國士卒咸知和議以成。詎意初三日。

巴通事復又來通。所說之事。與前次所論。多有不符。經怡

親王再三理勸。堅執不從。並稱即時起兵。前來決戰。本爵聞信之下。派撥馬步官兵無多。存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內暫劄。攔阻貴國大隊。暫緩前進。乃貴國遽行開仗。我兵非不能敵。因恐有傷和好。是以再行退讓。至吧通事等於兩軍相持之際。馳馬闖進隊伍。將士因恐損傷。是以攔回。本爵業派員送往京城。妥為款待。並看視貴國大臣將來進京時居住房屋。並經於收隊後。與貴國送回數名。當必收到。至現在貴大臣之意。究欲如何。如欲決戰。本爵馬步官兵。勇氣未消。仍能拚死一戰。且京都咫尺。大兵雲集。以眾寡而論。貴國未必即能得加官兵

遙通家鄉。亦不致冗決戰。彼此多有損傷。實非本爵及貴
大臣與國家辦事之本心。儻貴大臣仍敦舊好。情願息兵。
前議各條。悉如定約。毫無增減。即望緊隊於通州以南酌
帶隨從。在通州城內居住。本爵即請
欽差大臣怡親王。尚書穆。出京。在八里橋通州之間。擇地會晤。庶
和議早成。彼此軍民。得以休息。從此億萬斯年。永敦和好。
本爵職司主戰。和局應不與聞。因現在彼此隔膜。是以轉
達。仍望迅即照覆。並希轉致佛國公使。未接照覆以前。如
貴國兵隊趕通州。本爵惟有督兵決戰。須至照會者。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

史陳鴻翊奏。竊臣等於初五日申刻。接怡親王載垣等函。

並初四日寄

諭一道。業將辦理情形。於初六日丑刻馳奏在案。旋於寅刻欽奉

諭旨。知官兵獲勝。吧嗄唎業已就擒。

飭令臣等乘此聲威。激勵團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等因。欽此。伏思咪酋吧嗄唎為該夷謀主。桀驁狡猾。最堪痛恨。今被官軍擒獲。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臣等已出示曉諭津民。有能擒斬該國兵頭。焚燒船隻者。立予重賞。並奏請優加官職。被脅內地民人。如能殺賊來歸。亦寬其既往。一體給予重賞。並密諭知府石贊清。紳士張錦文等。督率團勇。明

攻暗襲，將津郡夷人設法勦戮，並燒其河內船隻，使北犯之夷，兼顧後路，自不能公然前進。僧格林沁扼其前，天津兵勇截其後，再得勝保帶兵繞至蔡村、楊村一帶，擊其腰腹，則夷心慌亂，當不難一鼓殲除。

硃批：知道了。汝等辦理機宜，惟有激勵眾心，以牽制該夷。現在只有戰之一端，斷不准仍存通融。雖有軍營或他處知照，亦無恤顧忌，務期事在必成。將來可望轉圜時，自有硃筆改定寄諭為憑，以期爾等志果心堅。

焦祐瀛等又奏：竊臣恆福、臣寬壽於初五日馳抵靜海，見臣焦祐瀛等知已募津勇五百名，分赴楊村一帶地方，正

會商關。適接怡親王載垣等信函。內稱。初四日早。巴逆欲
令僧格林沁撤防。情形桀驁。揣其所請。鼠竄而去。刻下張
家灣業已開仗。令臣等截其後路。或焚燒船隻等語。臣等
見信後。憤恨填胸。一面密札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
副將徐廷楷。將各營官兵調齊北上。截其後路。令知府石
贊清傳集民團。偏行曉諭。奮力勦殺。臣焦祐瀛等。密令所
募之勇。設法焚其船隻。痛加勦洗。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
續募之勇。將及千名。已飭赴武清縣之王慶坨一帶。該處
距津三十餘里。距楊村四五十里。均可兼顧。臣恆福。復調
督標官兵五百名。星速前來。以資調遣。臣等布置稍定。擬

即同赴王慶坨相機進勦。惟臣等兵勇之力究屬單薄。可否

敕令勝保酌帶官兵數千名。由通繞赴南路。會同臣等兵勇犄截該夷中路。必能得手。

焦祐瀛等又奏。夷人前在廣東。種種橫恣。即吧嗄哩為之主謀。此次夷船駛入大沽海河。徑由津至通。恃强挾制。肆意狂悖。實屬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今被官軍擒獲。該夷已失所恃。惟夷情詭譎。或求放還吧嗄哩。則退兵就撫。若誤信其言。譬如虎兕出柙。不可再制。伏願我

皇上乾剛獨斷。立將吧嗄哩極刑處死。以絕後患。

硃批。是極。惟尚可稍緩數日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吧嗄禮就擒。僧格林沁。與夷開仗獲勝。當已諭知恆福等。激勵民團。截其後路矣。此旨是否接到。其紳士張錦文等。暗中布置。究竟如何。能否乘勢明攻暗襲。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前敵馬隊數百。屯聚郭家墳。僧格林沁等。退劄八里橋。勝保亦已帶兵繼進。夷性多疑。所以遲遲未進。自因知我有備。不敢直前。且吧嗄禮巨憝就擒。其中必餒。然時來窺伺。仍欲逐步漸圖前進。本日據恆福奏。天津民團。已募千名。該督又調督標兵五百名。著即密為調遣。不分晝夜。乘虛擣襲。或設疑驚擾。為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之計。俾夷有所牽制。其前路自

不敢徑行直前。並可使津民一面聲言。如該夷前路再行北犯。我津民必從後盡力攻勦。一面使該處紳士。如辛榮等人。向該夷轉說。爾等在通。所求各欵。已經欽差王大臣等允許。乃因吧嗄嚟肆行狂悖。遽然開仗。以致和議不成。擄我商民海口生理。爾等如將兵退回天津。則我等闔郡百姓。必能懇求欽差王大臣等照舊相待。如仍欲前進。與官兵接仗。則津民在汝軍之後。斷不相容。恐眾怒難犯。非爾等之利也。若該夷仍前狂悖。即激勵兵民。從後牽制夷兵。務令首尾不能相顧。是為至要。

署戶部右侍郎內閣學士袁希祖奏。竊臣聞僧格林沁捦

獲夷酋多名解京。復恭讀

上諭諄諄布告中外仰見
皇上德威並用一朝之間膚功立奏尤宜
皇上臨御午門獻俘
闕下以伸
國法而快人心並請
飭下僧格林沁乘勝進逼大沽焚燬其船隻將餘醜悉數殲除揚
威海澨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或者謂自古平夷之策以服
其心為上臣竊以為今日之時勢獨不然古者夷患多遠
在邊陲每因粮長莫及只得用術羈縻今天津近在
畿輔若容其設立馬頭通商無忌將來頻年設防不但耗費

餉指。久而難繼。而夷情反覆。和議無常。是自於肘腋之間。留一心腹之患。大不可也。前年廣東之役。擄葉名琛囚柏貴。狂悖之行。輕視

天朝。至於斯極。而

上諭猶望該夷醒悟。悔罪輸誠。似有網開一面之意。仰見

皇上寬大之仁。而臣以為輕縱故還。不特上無以慰

列聖之靈。而下何以對死事之臣。且僧格林沁捨之。

皇上縱之。萬一逆跡復張。其蒙古之兵。安肯再為用命耶。夫暎夷之為中國患。非一日矣。道光年間。李鴻賓將香港讓與夷人之後。夷勢漸張。臣聞廣督林則徐。曾將夷首義律伯麥

擒獲後經琦善耆英牛鑑等專言撫夷甘心遣放以至鎮江定海等處先後失守以中國二千一百萬之帑藏厚資敵邦遂至貽患今日

宣宗成皇帝每以此為深憾該夷二十年來藐視我中國無人得寸則尺今竟敢以四五千衆橫擾通州若非天奪之魄經僧格林沁將夷首擒獲

京畿重地實屬危殆思之可為寒心以臣深思熟計總不如立正典刑拔去禍根之善也或人謂逆夷有四國之衆今概予駢誅恐將來四國句聯兵爭不息從此邊釁大開不可不慮此不知夷人之情者也臣上年差旋回籍族中人

多有在上海貿易者。臣與論夷事三四晝夜。深得夷情。暎
夷強而不富。以大輪船便為長技。槍礮機關靈動。確然難
犯。然通商者一趣。用兵者又一趣。各不相謀。暎夷頻年用
兵之費。全資商力。加以內奸慫恿。告以中國苦兵。乘機尋
釁。又慮己力不足。句聯四國。狼狽為奸。其敢於如此狂悖
者。皆外間封疆大吏。因夷稅出息不少。貪其利而縱容之。
乃至養成今日。其實中國百貨。皆外洋所必需者。不但大
黃。茶葉。有關夷人之性命。若真閉關不與通商。此通商之
夷人。必與用兵之夷人。尋鬧不已。而我中國夷稅之利自
在也。臣又聞廣東人之言曰。去年暎夷受創之後。氣已不

振。今年料夷來津。衆皆不願。嘗之以威。竟有至死不肯來者。是以募廣東之潮勇。糾登州之土匪。湊集三五十人。妄肆鴟張。下此孤注。今竟將其首送捦獲。衆心立見解體矣。且臣聞夷人之大輪船。其成本甚重。大者值二百萬金。小者值百萬金。當此夷人無主之時。衆心必亂。經

皇上已懸重賞。其海口亡命。必有能以計毀之者。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移營前進。將賞格刊布天津。所有賞銀。即由僧格林沁大營領給。為此時第一要著。若能使其片輪不返。則令夷人十年生聚。十年訓練。亦力有不給。此一勞永逸之計也。此事關繫

國家安危甚大。以臣一人之見。謹就利害所能知者言之。尤

籲請

皇上。飭下王大臣暨六部九卿會議。各抒所見。以期折衷於一。計

出萬全。早定

廟謨。不得如前之議和議戰。節節耽延。有誤事機。此誠在

皇上當機立斷。決之於早也。

工科給事中何璟奏。竊臣伏讀初四日

上諭。悉數逆夷狂悖無狀。蒙

聖主如天之德。寬大含宏。而彼甘外生成。益形恣肆。竟欲陳兵擁

衆。入我郊畿。迫准其議和。猶敢逞兇。進逼通州。揚欲帶兵

入見
皇上。此其蔑知禮義。種種刁狂。凡在臣民。無不髮指。
皇上赫然震怒。嚴飭統兵大臣等。帶領馬步諸軍。與之決戰。並剿
切
申諭。兵民齊心盡力。仰見我
皇上恩威並濟。有大不得已之心。亦實萬不容已之舉。竊聞是日
欽差王大臣等。擒獲夷酋九名。送交刑部。此皆仰賴
宗
社靈長。
天威震疊。而亦該逆罪惡貫盈之日也。查逆夷此番肆擾。不過招

集無賴。衷脅奸匪。擄掠民人。烏合鴟張。為孤注一擲之計。
其發難首禍夷酋中之最刁黠最桀驁者。莫如吧嗄禮。嘓
唆嗎二人。其反覆譎詐。陰賊險狠。久已著名。即該國安分
貿易及各國貿易之夷。亦恨此二人入骨。因其縱焚粵省
城外民居。延燒十三行夷館。其蠹貨悉成灰燼故也。上年
破粵省擄葉名琛。脅柏貴。皆二人之謀。從前驕惡已盈。今
日自投法網。固神人之共憤。亦天地所不容。臣聞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懇請
皇上飭刑部訊明此九人。果係狂悖夷酋。立即梟示。以快人心。萬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不忍並加誅戮。亦必留嚬喃唫等為質。而斬吧嗄

禮。嘁唛嗎。以絕將來反覆尋釁之根。儻或縱虎還山。為禍

無已。道光辛丑年間。林則徐督辦廣東夷務。拴其酋長義

律伯額。夷不敢動。琦善縱之。二人駛帶夷船攻省。要索賠

和。變本加厲。以至於今。可為前車之鑒。且該夷酋膽敢帶

兵入見

皇上。實則包藏禍心。若非官兵勒拴。早已震驚

宮闕。此時

天以戎首授中國。

皇上得不恭行

天罰乎○或謂殲此醜類○恐其堅心報復○不如留以脅制○俾其歸命

投誠○不知其帥既挫○其兵逞憤不勝○勢將鋌潰○且我斬其

首禍者以懼之○而留其酋長以脅之○彼有所畏○復有所忌○

必將戢其狂逞驕淩之氣○而不敢仍前兇橫○抑臣更有請

者○

皇上既飭僧格林沁等○乘機進勦○又飭各海口一律閉關○亦當令

各海口之力能制夷者○一律攻勦○應請

飛飭廣東官紳○迅督率兵團○收復省城○直擣香港○以伸十餘年侵

淩中國之憤○其餘海口○如山東烟臺○奉天牛莊等處○力尚

可以制勝。亦令同時決戰。俾其奔命分救。以紓

畿輔之急。且寒逆虜之心。昔

宣宗成皇帝遺詔。至欲不祔

廟不配

天皆為英夷之故。

皇上若能大伸天討。俾之屈服輸誠。庶上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可以繫中外臣民之望。即東南逆匪。聞之亦必

動魄驚心。不敢覬覦北向。此事機之不可再失者也。伏願

宸衷獨斷。

酌奪施行。

宗

社幸甚。天下幸甚。

山西道御史朱潮奏。竊暎夷以海外小邦。狡焉思逞。逆情

叵測。悍戾異常。

皇上知其不可復容。絶和决戰。

天威赫怒。中外奮興。凡在士民。罔不勇氣百倍。臣日夜籌思破夷

之策。及得諸訪聞者。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夷船亟宜乘間焚燒也。暎夷多屯聚天津海口之船。其

守兵必少。若選輕捷之兵。多備火炬。由偏僻小路繞越疾

行。及泊船處所。抛擲火種。一船被火。即延燒數十百艘。無路奔竄矣。

一夷船可鑿破令沈也。沿海之人。熟諳水性。南方有能踏水而行。可三五日潛伏水底者。天津人亦嘗習此。爰令攜帶椎鑿。入水破其船底。則頃刻立沈。臣聞道光年間。粵東接仗獲勝。即用此法。

一內地宜多設伏兵也。夷人所恃者礮。礮能打直。不能打橫。我軍於林木深密汊港紛歧之處。節節設伏。愈多愈妙。接仗時用攔腰橫截之法。彼首尾不能兼顧。運移礮位。亦重笨需時。我軍旁穿側出。即中礮傷。亦無多損。且闖其前

隊多係潮勇。我攅攻其艙。則所殺者皆夷族矣。

一攻夷凡宜於昏夜也。聞夷人至夜。兩目不明。性復如豕善睡。我軍於二三更時。以疑兵鼓譟而前。彼夢中驚醒。目不辨物。必至暗中踐踏。自相廝殺。道光年間。浙人多僱刺客攝取夷首。由其善睡也。且彼兵無多。疲於宵攻。必倦於晝戰。此乘其所短之策。

一誘夷宜多設陷阱也。聞夷人兩足長而脛直。不能屈曲自如。我軍掘挖陷阱。正不必過深。易於為力。覆以蘆蓆。薄蓋浮泥。設伏時誘令馳逐。但使顛躓。即為我俘囚。亦乘其所短之策。

一馬隊可以計破也。夷人素不能騎馬。近則居然成隊。皆漢奸教之。但舍舟而陸。究未必盡磬控之能。擬用撓鉤絆其馬足。如宋岳飛以麻扎刀破拐子馬。可一倣而行之。

一夷匪宜亟斷其接濟也。上海廣東等處。夷多占住。彼一聞警信。難保無救援之師。駕浪疾來。宜嚴扼各海口。多派簡練水師。極力堵截。儻有疏虞。惟各該督撫是問。臣聞廣東民團殺夷尤勇。協力同心。聲威益壯。當迅就殄滅矣。

一堅守以老其師。亦足以困夷也。聞夷人性畏寒。朔風慄冽。不耐久居。向來各處滋擾。多在夏秋。其明證也。孤軍深入。一遭挫敗。風色不順。無計揚帆。我老其師。俟其南竄而

出奇擊之。須知會登州各鎮水師。併力夾擊。可制全勝矣。一股夷在此舉。當賞令其震懾也。英夷惡貫已滿。積載難容。小懲創之。可數載相安。大勦洗之。可百年無事。有謂恐其報復者。不知去國萬里。蠢滋醜類。膽落心寒。一蹶豈能復振乎。彼若悔罪投誠。先責令將漢奸盡數獻出。歸我誅戮。無許一名容匿。將來漢奸亦畏為他用。斯正本清源之道矣。

以上九條。臣不敢泛襲兵家常談。逆料夷情。博採輿論。冀於現在行軍方略。可備採擇。伏乞

皇上聖鑒。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